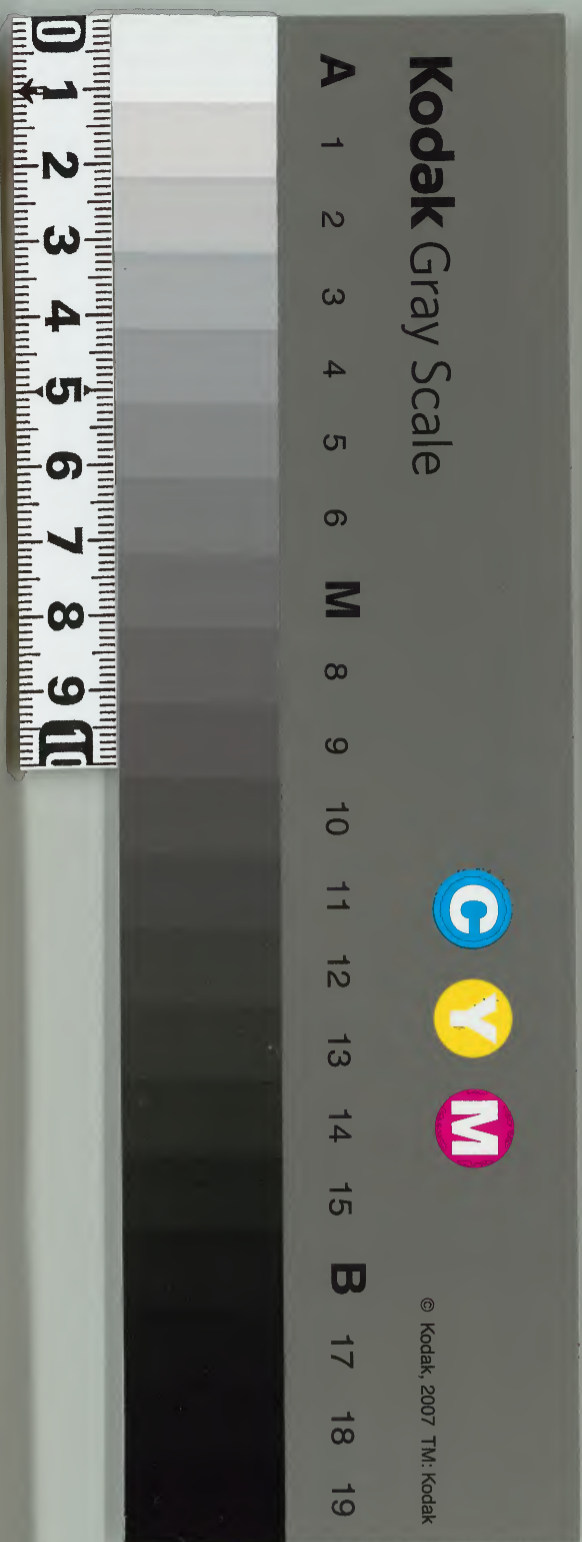


朱子大全 十四

共六十九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839	
冊數	69 (16)		
函號	別	12	1



朱子大全卷之二十八

淺草文庫

書

時事出處

與周丞相書

八月十四日

熹前日專人奏記伏想尋當登徹昨日先所遣人還拜領鈞翰之賜感慰之極不可具言至於進職疏恩奉祠得請又出陶鑄尤以銜戢然而丞相方且欲然深以前日不能力辨是非為病此則仰見大君子責已之周又不自勝其愧仰也崇福謹已拜命矣嫌名之吟曲荷記存此於禮律無疑豈敢更煩公聽惟是進職之恩則有

而未安者蓋方以避仇自列而彼黜已外以揆於心尚覺未免上九鞶帶之嫌况於他人豈容戶曉且於近制此等遷除雖非德選亦必有所託以為號今此何名也哉又况溫陵之行清狀未白此必怏怏尚有餘言且其為人亦嘗頗有時譽今日之去遠近必有為之不平者異時得以藉口則非獨為熹之害竊恐丞相亦不得不以為慮也大抵近年習俗凡事不欲以大公至正之道顯然行之而每區區委曲於私恩小惠之際本欲人人而化之而其末流之弊常反至

於左右拘牽倍費財處而卒又無以慰天下之公論此則熹之所不敢言而丞相之明其自知之亦不待熹之言矣熹今有公狀申省并以劄子遍懇群公語悉由衷即非備禮切望矜察早賜開陳得遂鄙懷乃荷大賜昨辭遷秩想亦已蒙鈞念若猶未上得并與將上不勝幸甚

與曹晉叔書

熹辭免文字修寫方畢更一二日始得遣人未知所請竟如何然亦作一奏疏極道所懷此儻可為行止之決一丘山間殊不聞外事只前月得

都下書聞以謔人薦士之故近列有擯議者不知後來竟如何蓋其間有一二病根若不能去除不惟善類立不得亦非廟社之福也不承教之久渴仰無量顧無可入城之理坐成阻闕奈何奈何

答陳同父書

熹所遣人度月半前後到郟城不知歲前便得歸否但迂滯之見書中已說盡自看一遊亦覺難行次第八九分是且罷休矣萬一不如所料又頃別相度今亦不可預定耳來教所云心亦

慮之但鄙意到此轉覺懶怯況本來只是間界學問更過五七日便是六十歲人近方措置種得幾畦杞菊若一脚出門便不能得此物喫不是小事奉告老兄且莫相攬掇留取閑漢在山裏咬菜根與人無相干涉了却幾卷殘書與村秀才子尋行數墨亦是一事古往今來多少聖賢豪傑韞經綸事業不得做只恁麼死了底何限顧此腐儒又何足爲輕重況今世孔孟管葛自不乏人也耶來喻恐爲豪士所笑不知何處更有豪士笑得老兄勿過慮也

答陳同父書

熹懇辭召命不蒙開允反得除用超異非常內
省無堪何以勝此已上免奏今二十餘日矣尚
未聞可報踧躅不自勝來書警誨殊荷愛念然
使熹不自料度冒昧直前亦只是誦說章句以
應文備數而已如何便擔當許大事况只此僥
冒亦未敢承當老兄之言無乃太早計乎然世
間事思之非不爛熟只恐做時不似說時人心
不似我心孔子豈不是至公血誠孟子豈不是
鹿拳大踢到底無著手處况今無此伎倆自家

勾當一箇身心尚且奈何不下所以從前不敢
容易出來蓋其自知甚審而世間一種不相識
有公論底人亦莫不知之只是吾黨中有相知
日久相愛過深者好而不知其惡誤相假借以
爲粗識廉恥而又年紀老大節次推排遂有無
實之名以至上誤君父之聽有此叨竊每中夜
以思悚懼慚怍無以少答上下之望未嘗不發
汗沾衣也不意以老兄之材氣識略過絕流輩
而亦下同流俗信此虛聲將欲彊僬僥以千鈞
之重而不憂其覆跌狼狽以誤知人之明也辭

免人行已以旦夕必有回報似聞後來廟論又有新番從官已有以言獲罪而去者未知事竟如何封事雖無高論然恐無降出之理萬一果如所傳則孤蹤尤是不復可出自今以往牢關固拒尚恐不免於禍況敢望入帝王之門乎彼去都城不遠想已見得近日爻象矣萬一再辭不得即不免束裝裹糧為生行死歸之計承許見訪於蘭溪甚幸但恐無說話處向來子約到彼相守三日竟亦不能一吐所懷或先得手筆數行略論大意使未相見間預得紬繹而面請

其曲折庶幾猶勝忽忽說話不盡只成嗟追逐也

與周丞相書

熹間者側聞光膺詔冊進保帝躬體貌益隆中外交慶熹既不獲追隨班賀之末又不獲以時奏記少見下懷瞻望門墻徒增悚惕前此率易申懇伏蒙寵賜教答誨諭丁寧眷念有加尤深感激惟是所請未蒙施行憂懼之深莫知所措區區鄙志前已具陳既未能有以上動朝聽則亦不敢復申其說今者具狀獨以范參政進職

近例爲請伏惟丞相試一覽焉則朝廷之子奪
與熹之辭受其當不得失皆曉然矣然朝廷於
此本無愛憎之私但爲偶失參照則亦未爲大
闕獨使熹竊非其據而幸討論之不及則其辱
大矣熹雖無狀竊深恥之萬一此請不遂熹豈
容但已蓋與其悶默受寧以罪戾竄斥爲有
榮耀也然熹之本心亦豈樂爲是亢激者狀中
已備言其確折矣并乞深察而力陳之庶幾聖
主有以洞照其愚而亟遂其請則不惟熹之幸
而免使丞相分上又添此一段不了事則亦不

爲無補也前書率爾之言無足采取過荷開納
愧悚良深顧今自訛之拙進退失據亦不復能
爲門館計矣袁侍郎歸來道間一見語殊未款
比聞其病欲往視之而賤軀衰之元正未能自
力念之不能忘也承問之及因軀衰之疾病餘
生無從復望曷伏惟深爲天下之重千萬司
愛熹不勝至願

與李誠父書 己酉五月一日

久不拜狀茲聞榮被親擢進居六察之職深以
爲慰比日清和伏惟台候動止萬福此布抱道

不試然其心未嘗忘當世也門人第不
以少承厥志而家有賢子足繼一業學者之望
蓋非常人之比況新天子繼照之初慨然有志
於治而外則夷虜憑陵國威不振內則陰邪朋
結國論未定此亦賢人君子效忠官力垂名竹
帛之秋也尊兄平日立志持身固有定論然區
區更願一意爲國無徇常日往還厚善之私深
察天下公議之所在精慮而決行之使陰消於
上而陽長於下政事脩理而國勢興安不亦老
先生平日之所望於後人者乎熹託契深厚不

敢效常人進諛詞以贊除用之喜狂妄及此不
審尊兄以爲如何或公論事皆合公論甚彊入
意但二小諫之去殊可惜乃不能遂其言何耶
謂公排逐正人乃以尊兄塞責此扣輕之甚謂
兄必不能爲薛許耳不可懷此小恩而忘大辱
幸深念之

與張元善書

辭免文字極荷留念危疑之迹以爲賢者之累
尤以慚悚今復遣此人乃漕司借來省狀公劄
已與錢令自投矣只頓因見扣之狀藁錄呈區

區卑意只是如此更無他說如云立節抗論却
非事實而反以益其疑忌蓋平生辭官只是兩
事一則分不當得二則私計不便而已非有他
也所云安有差妄却與此事體不同若是本等
差遣力所能堪豈有不受之理但名位超躡或
非力所能辦則亦不得不辭耳清源之說尤非所
敢聞者中固不見容外亦非所能堪晚如此精
之昏耗一事做不得只得一日安靜即是一日
之福此外無所求也對班果在何日不知欲論
何事來書所云非甚利害不暇謀人者何見事

之遲耶觀二諫之去江夏之升此乃不犯手勢
而幹旋運轉無不如其意者自古小人所以敗
亂國家豈皆凶惡猛鷲有可畏之威而後能之
但有患失之心便自無所不至先聖言之精且
切矣南臺西掖乃為差遣人意者然不消其原
而窒其流恐徒費力而無補也况南牀擊去新
諫此已明與之忤深既不得志必須更尋一枚
如此等比置之本處不知又將何以爲計此事
不遠計只在旦夕矣可因見痛針劄之此公雖
未相識然見其文字知其純厚不會罵人須力

從與之以速爲上稍遲一日即壞一日事矣二
諫之去必須有曲折幸子細報及天下事只有
箇做有箇不做無如此依違僥倖之理彼之隱
忍回互蓋曰將以有病也而所就者亦止如此
與奮發直前者相去亦復幾何向使奮發直前
果去禍報却未必不做得事也境外之事則諉
曰無後段不知如此拱手安坐幾時是有後段
時此事苦痛更是無告訴處不知祖宗之靈何
負於此輩而忍至此也說父遷後相見否聞渠
曾與之鄰居相與甚厚須有以警覺之縱不能

曰戈奮擊且得不爲所使以害善良亦幸事也
蕭果卿初除御史虞丞相意也人或賀之蕭喟
然曰彼見吾憤憤謂我不能言而以是處我也
其輕我甚矣不數日首論其黨遂并攻之論者
服其勇云經總制錢若只如此減得不多全不
濟事熹去年有一劄子曾降出否諸公之意非
不欲速行只是怕諸路條上乞減太多難可否
耳若未定論且守前說爲佳過了此番又無時
可理會也紹興和買熹向有一說欲減總額零
數十四萬中而後以田畝餘財諸般物力貫頭

均敷庶幾重者得輕而元無者所增亦不三重
後來不會上得鄭書赴鎮時曾寫與之不知渠
後來如何區處也廣西鈔益只是州縣苦之必
不至大爲民害今復官賣却須有害民處以本
路觀之可見矣詳觀所論大率見得人情事幾
未甚分明此乃平日意思不甚沈靜故心地不
虛不明而爲事物所亂要當深察此病而亟反
之古人所謂安而後能慮定而後能應正爲此
也若只如此泛泛度日即恐枉得道氣之名而
不享其利徒有損而無益也千萬留念

答李誠父書

副本垂示極感不外之意三復以還伏念頃侍
先生教誨所論無非此事感念曠昔不勝悲歎
又喜家學有傳遂爲世用有以慰九原之思也
首章所論乃古今不易之常道而在今日尤爲
要切然自世俗觀之不以爲迂闊之常談道學
之邪氣若鮮矣尊兄既發其端此必已爲彼等
所惡然吾所以告君之道無以易此則亦何顧
於彼但當守此一言以爲平生議論之本他日
論事每每拈出此箇話頭不論甚事都從此話

上推出去則百病之根無所藏匿而於人主所以反躬正事之幾亦約而易操矣若把此話別爲一事而當世之弊又自各爲一事則內外精粗不相聯屬而真不免乎迂闊之譏矣切望勿忘此言每見必須拈出常令接續無少間斷則以以自見效矣恢復一事以今事力固難妄動然此意則不可忘頃見先生亦常常說今日但當將不共戴天四字貼在額頭上不知有其他是第一義今觀老兄所論亦得此意但當因此便陳內情政事之意而稍指切今日宴安放倒

之弊乃爲有力耳至於分察職事計亦默有所處此則大要在於詳審勿徇偏詞爲善而覆護善人掩其疵疾之意亦不可忘且又其大本則欲正人者必先正己况欲正君而可自有不正之累耶此在高明處之必已素定既承下問不容不盡也

答王謙仲劄子

云云 不勝千萬幸甚又蒙不鄙俯垂訪逮此見高明之度雖以爵位德業之隆而自視欲然不自賢智至於如此甚感甚感顧熹至愚本無知

識加以疾病廢學意愈益闕踈其將何以仰承嘉命惟是平生所聞明公之節槩風烈凜然其作今世之士其尊主庇民之略蓋素所蓄積也今日得其位而施之於海內有識仰首拭目以望膏澤之流亦有日矣熹獨竊意明公之優游不迫蓋將有所待而爲之也雖然時難得而易失古之聖賢蓋有皇皇汲汲而坐以待旦者惟月公不忘疇昔之志而果斷奮發以乘其不可失之機則宗社之休生靈之幸也

與留丞相劄子

熹昨具劄劄懇辭恩命方懼進越自取罪戾不謂乃蒙鈞慈還賜手勅拜領伏讀感悚益深又蒙鑄喻丁寧褒與隆厚未認至意尤切峻兢誠宜即日奉命便道之旨服勤職業深亦所以仰稱吾君之相知遇使公之意而疾病之餘昏耗已甚竊自揆度決無以堪一道委寄之重不免復具公牘再下朝聽而別以此私于下執事伏惟丞相國公諒加者覽些賜矜憐曲爲敷陳仍具詞牒使得立逃吏議以遂餘生則喜不勝幸甚幸甚或恐朝廷未及熹之實病謔謂尚堪使

今不忍終身直之閑散則謀議之官若蒙陶鑄
或可自效然以禮秩太優不敢有請伏惟相公
試詳度之但熹雖出終不能久近則半年遠則
周歲決須再有新懇復勞區處不若及今便與
祠祿之爲便且抑嘗聽於道路側聞乃者相公
蓋嘗自發左右之姦斥之遠外所以輔君德振
朝綱者甚慰中外之望熹雖愚懦亦不勝其喜
幸竊意相公必將乘此機會大有建明以爲宗
社永久無窮之計而伏聽累月未有聞也夫陽
長而不遂進陰消而不遂滅此最安危治亂之

機而昔人所深畏以熹之愚猶竊爲相公慮之
不識高明何以居此而善其後也遠跡田間無
由伏謁去閣之下仰首一言以發大慮引領東
望不勝涕倦伏惟上爲國家俯爲人望千萬自
重熹不勝懇盡真切之至

小貼子

熹自力昏耗不能細書措字墨色淡或行道
欹斜紙亦定漣本不能盡書以兩字其於
手要速運作此略破書及乞氣其於
書其甚 熹里恐上置

與舊丞相劄子 己酉年十一月十一日

熹竊以冬嚴無伏惟丞相與公為長起居萬
福壽所以貴燕無辭愿命方禮備禮言速一其
乃榮至相於憐此為與公改界等行以優其私
固已甚矣至於那移閣於不一而止信實生成
之方節畧公平之政此天意之所六懼也若使
稍堪勉彊豈復更敢辭遂以招元五闕而自棄
於明時嘗以可咎目疾以增如臨遠雖名事
簡然一郡十里生齒萬萬然訟財計所繫不輕
若以愛身之故慢不加省而委之他人豈得自

安若欲一一親臨則竊自揆度決有所不能堪
者前日下以力辭江東之行良以此故竊意為
熹言者之未究知其實而或疑以三說是以丞
相雖已辨之而猶未深信其必然也熹今日
精力之所遺惟存奉祠一事可冀其年之祿又
復惟念三石之恩隆厚至此而熹之志願退固
執不回則或者之論必又有以為熹之志願除而
加以傲之無禮之罪者是以公等身臨聽不
敢專以所標為請蓋已出於熹之計而陷
於貪冒之譏之代惟丞相誠如熹之賜之

一言明道實病而復與之祠官之業實無休養
神明遠遠而庶幾未死之期及是聖祖格君
定國之業使群邪屏伏而衆賢盡進毒言熄滅
而公論無行國勢尊崇於上民心歸德於下則
熹雖在田野之中亦得以安心歸寧明日開口
爲太平之民其與懷抱憂長劍肩息以寄其
身於吏民之上者凡伸苦樂焉熹不辭矣若丞
相亦以熹前所奏有不得不應者與謀曹之請
願垂意焉然此已爲甚不得已之計萬一近地
或無見次則久不必憐那增創以致入言但與祠

唐本
作熹

官乃其舊物縱使得罪亦易辭也熹未嘗有一
日灑掃之勞於門下而丞相知之之深念之之
悉至於如此故熹不敢不盡其愚伏惟丞相擇
而處之千萬幸甚未由趨拜門館伏乞上爲兩
宮倍保崇重永扶公道以福舍生熹不勝至願

與黃仁卿書

熹行義不修無以取信交遊遂使中傷之禍上
及先賢若非神聖鑒知則其流害將不止於不
肖而已負此悚惕無以自容熹竟不免臨漳之
行示喻積弊此固當然其橫斂擾民爲害有大

於此者到官之後須次第討論更革之今未敢
洩此意若過劔福得左右在彼面議爲幸或出
沙縣亦當先附報奉約一出相會也於州縣事
體本自生疎又多時不出意思疎懶既承當了
擔子便又苟簡不得甚欲子細商量也請祠事
亦似不必如此隨分仕宦不起患得失之心何
處不是安地政不須如此若論爲學則在官何
嘗不可爲學直患自不愛日用功耳買田舉子
之說甚善此間周居晦劉晦伯皆有此議但愚
意以爲如此則只做得一事不如歛散既可舉

子兼可救荒又將來田租亦爲豪民坐欠催督
費力此建陽已見之弊須更子細商量大抵事
無全利亦無全害但算其多者爲之耳只恐一
日飢荒
却思此米
無討處也

答趙帥論舉子倉事 庚戌

次月初十日請米不得折支價錢

元立約束逐月三次支米使生子之家不過一
旬便得接濟極爲利便但支米官獨負自支或
不得人則徇私作過無所不有至有將私家所
收輕禾汎穀重行估折者亦有將所支官米準

還本家私債者似此之弊不一而足不但折支
價錢而已故中間甚不得已而改爲三月一支
之法雖期日稍遠然却得關會諸都附籍鄉官
同在一處不容大段作弊鄉人雖是得米稍遲
却無邀阻乞覓之患亦頗安之今欲一月一支
誠爲中制然若不關集諸附籍官則獨支之弊
復如前日若欲盡行關集則一月一來其稍遠
者不無厭倦支米官又利其不來決不便行申
舉因循視儆必致無肯來者而獨支之弊又如
故矣反復思之只有一說雖或未能盡革舊弊

然亦勝於不行欲乞更於所示事目本文及月
初十日請米一石之下注云仍舊關集諸附籍
鄉官各將本籍前來參驗方得支給注此仍於
後項立法支米以恤其私見前則或可以責其
必來而免致復有獨支之弊如其不然雖欲多
設閘防曲行小惠徒爲文具終有損而無益也
佃戶入戶欠米未有約束

舉子根本全仰諸莊佃戶送納租課諸都入戶
回納息米今佃戶多是豪猾士人仕宦子弟力
能把持公私往往拖延不納至有及來年夏秋

而無敢催督之者請米人戶間有形勢之家詭
名冒請一家至有百十石即官明知其然而牽
於人情不能峻拒亦有慕其權勢而因以為納
交求媚之計者亦有畏其把持嘲誚而姑為避
禍苟免之計者及至冬月回紉之時又皆公然
拖欠鄉官無如之何縣官亦復畏憚不肯留意
催促遂有經隔年歲終不送納者麻沙常平社
倉曾破一新登第人詭名借去一百餘石次年
適值大赦遂計會倉司人吏直行蠲放緣此鄉
俗視徼全無忌憚視此官米便同已物歲久月

深其弊愈甚若不早加覺察將欠多一追赴使
司勘斷監納佃戶即令召人割佃則數年之後
根本蹙拔鄉官徒守空倉舉子之家無復得米
之望矣

諸縣措置官下書手月支米五斗

如此則措置官似亦當有司給兼第一項所陳
利害欲乞其就此條立法若云諸縣措置官月
支供給錢若干新米逐官下置書手一名月支
米五斗支米附籍鄉官逐月每人支米若干以
充茶湯飯食童僕往來之費此數未取定更
乞詳酌補優為善

與陳憲劄子

熹輒有愚悃仰干台聽昨以漳浦黃尉不納軍糧營私廢職致案兵飢餓狼狽事有可憂不免具狀曰首部諸司例皆不蒙行下獨荷使臺留意差官前來推勘官吏聞風無不震悚今者忽被使檄乃問本人有無情弊固已愕然續得勘官閱報又云已奉台旨住行起發不惟熹竊疑之一郡士民無不驚恠以為使臺舉措不應如此熹雖已具回申具言本人罪狀明白不待更有情弊然後可按故本州前此申狀初不謂其

別有他罪乞照已行事理施行不審已蒙台察與否如何也然兩日以來竊伏思之此豈本非區區敢容私意正為州郡差使不行以至文闕軍糧事勢危迫若不懲治深恐官吏習見州郡事體削弱不能使人向後迭相倣效無所稟畏萬一一旦稍有緩急事將有不可勝慮者所以勢不得已須至按劾然猶以諸司在上不欲遽介具奏既見使臺特加究治竊料台意必有所處而不意一旦自為縱弛以至於此也伏惟提刑郎中以清名直道有聞於時必不肯容請託

之私以廢公法不知此何意也熹昨已具狀申
省部諸司乞避此尉又念台慈顧遇過厚不應
遽命發遂且引郤區區衰疾雖已求去然一
郡之防則有不當以熹之將去而遂廢者是猶
不能已而一言之伏惟高明少賜矜察果於去
惡而無爲因循中輟之計以壞紀綱以損名譽
則非熹之幸乃此邦之幸乃閣下之光也頃年
嘗讀鄱陽去郡之章至有雖鼎鑊有所不辭之
語嘗竊壯之以爲此真今世之古人其剛大正
直之氣不可屈撓乃如此而亦意其必能有以

容夫度外逆耳之言也是以不敢不盡其愚伏
惟查察

與留丞相劄子

熹輒有誠懇仰請鈞聽熹衰病餘生不堪從宦
茲蒙誤恩假守龜勉南來意謂若幸無他疾痛
可以日昧歲月然於職事亦不敢不盡其愚前
此依準通融蠲減指揮乞免上供罷科茶錢及
減無額經總制錢之額以至恭奉聖旨相度經
界利病皆是一郡求以利害而經界尤利害之
大者所以不避潛率極意盡言不敢少有顧望

前郤首鼠兩端之意退而講究巨細本末不敢
不盡規摹措畫蓋已什八九成矣鄙意無他蓋
以本州曰稅不均隱漏官物動以萬計公私田
土皆為豪宗大姓詭名冒占而細民產去稅存
或更受徭寄之租困苦狼狽無所從出州縣既
失經常之入則濠多方肇畫取其所不應取之
財以足歲計如諸縣之科罰州郡之賣鹽是也
上下不法莫能相正窮民受害有使人不忍聞
者熹自到官蓋嘗反復討論欲救其弊而隱實
郡計入不支出乃知若不經界實無措手之地

所以前此申奏欲得及此秋冬之交早賜行下
竊聞廟堂有意施行版曹亦無異論亦蒙丞相
賜書喻意謂必可行熹區區自喜竊謂漳民自
此可脫塗炭之苦而熹區區強顏扶病亦不虛
為此來矣不幸心勞事拙賦政不平前九月中
州境屢有地震之異未及旬刻以聞而舊疾發
動遍傳兩足連及右臂痛楚呻吟不可堪忍以
至滿散錫宴之日皆不得少伸巨子歸美報上
之誠今雖少能自力扶曳出廳執批批判而
病十服藥多是疎利發散之劑精神氣血衰竭

殆盡無復筋力可以支吾又况所請羅州茶錢
無額經總之屬皆以不蒙開允經界門亦有陽
為兩可而陰實力沮之者只今已近冬至更五
十日即至新春設使便蒙施行亦無日子可以
辦集至於按劾弛慢不度之吏諸司又不主張
甚或已行取勘而無故自引罷者如此使烹寧
復更有顏面可臨吏民鄙性狷急不能俯仰前
日所以杜門空山甘志窮餓而不敢有意於仕
宦正以此耳今年六十有一衰病浸凌行將就
木乃欲變心從俗以為僥倖俸錢祿米之計不

亦可羞之甚乎憤懣無聊不能自抑已具奏牘
干犯天威乞從罷黜而并以此私布腹心于下
執事伏惟某官少賜矜憐曲加陶鑄或使復得
奉祠歸死巖壑則又千萬之幸而非烹之所敢
望也祇冒崇嚴俯伏俟命烹不任恐懼震栗之
至

與趙帥書 辛亥二月

雷雪之變誠可憂懼而寒雨連月陰盛陽微天
雖不言意極彰著此亦可深慮者但求言之路
未廣不知果有切至之論可以感寤聖心解謝

天意者否侍郎身雖在外然以宗屬之親侍臣之重而平日愛君憂國之心與今之從政者不可同日而語適此幾會似亦不容默默以自同於衆人也。不審囊封八告當復以何爲先區區願竊聞之以寬發紲之憂因來密喻千萬幸甚。近聞有旨招填訶州禁軍寄募松江戍卒兩事並行似難辦集且今日州郡禁軍緩急何足恃賴正當別作措置以漸消除而悉收江上諸軍子弟刺填本軍以時練習却今分下諸州就糧以省餽運防緩急歲時更代却還本軍則其事

勢自然不敢退墮而州兵之未消者亦得以激厲增進乃爲長久之計。今不慮此反令州郡泛行招刺若守將不得其人則適足以資其賣鬻之姦而空耗衣糧重傷民力又未論也。至於寄招之令則棄子弟素習之技而取浮浪無能之人尤爲非計。似聞軍中向來以不堪用嘗奏罷之數年之間州郡得以少息勞費不知今日有何急切而忽取此已棄之繆策而復行也。往在南康日見隆興所發之人全船遁去并與部轄掌事者皆不復還移文鄰郡搜捕甚急此等之

人設使到得軍中亦豈復堪倚仗也竊謂此
者在帥司亦合申請更以書曉諸公必不得已
且罷寄招而稍遞增禁軍本等及大等第斗力
必使及格方許收刺仍於逐年奏帳本名之下
各注斗力不測點名抽喚令赴帥司按拍則猶
庶幾其或可用也此間子弟投募者衆因限以
必及次高彊斗力乃收而來者亦不少此亦已
試之驗也

與趙帥書

十三日

熹竊見元降指揮將海船作三番拘集聽候募

發後來節次有旨許令當番船戶只在本州界
內逐便漁業此見朝廷燭見幽遠務從寬恤之
意然去年三月八日方降指揮本州四月八日
方始被受則船戶拘集已久不無廢業官吏恬
不省察恣行邀索直至命下尚且拘留適熹到
官之初究治姦弊方得放散以此之故船戶畏
憚不肯如期到岸聽候點檢欲望使司特賜申
明乞降指揮今後當番船隻追集到岸日下差
官點視即時逐旋放散令於本州界內漁業委
自守臣專切掛意不得拘留向後年分並依此

施行更不候別降指揮實為利便恐或未欲如此施行即且乞逐年初冬便與預先行下使船戶知得到州點視便得放散自然樂於聽命不致誤事

答陳潛書

近因使還已具經界乞候將來農隙施行利害申稟伏想已塵台鑒未奉回降但增悚惕今准使牒便令差官熹前此準擬外州一二待闕官近聞朝論大以為不然此亦小事不欲固爭勢須別行踏逐外州一二官負相添乃可集事蓋

此四縣龍溪縣官皆可交代不須差人龍巖山多田少只一劉尉永嘉人嘗從于亞大遊頗知經界利病足當一縣或更助以一人亦得長泰縣小地狹或更須一人但漳浦地廣而荒尤費區處而宰丞簿或老或總皆不堪使只有一尉曉事然亦是巡捕官已擬用一龍巖簿貼之然更須得兩人或三人乃足用州中亦未見能曉事有可差者容更踏逐別得具由但既未即施行即且小候詳細差役庶得其人乃為有補不審台意以為如何已具公狀由述拱俟回

降即當遵稟

與留丞相劄子

經界已被漕檄竊聞此事丞相極勞經畫乃得
施行千里貧民無不知感但恨聞命之日已是
正初農事方興不容措手已申漕司乞候十月
一日下手打量矣其合預行措置事件則目今
不住施行講究令益精審以俟及期而行必不
致有誤事但此事之行雖細民之所願欲而豪
家右族倚勢并兼者惡其害已莫不陰謀詭計
思有以動搖未知此八九月之間事體又復如

何更願丞相深察其情而以天下至公之理裁
之有以終惠此邦之人而不墮於騰口間說之
計則如熹等輩尚得以奔走塵坌泥塗之中上
爲國家均愛亦予而微幸於有成如其不然則
雖賤軀自可受言亦當別以微罪自効而歸不
敢遊丞相臨約之內矣熹以本郡不曾被受省
籍不景具由言回報漕司狀檢謹錄一通冒浼
鈞輿潛率良恐竊減錢物竊知已下漕司亦當
一面務具由稟或可聽候處分更望廟堂力賜
主張使不奪於有司出納之谷則非熹之幸乃

此邦之幸非此邦之幸乃此邦之幸也國家愛
惜斯人如護元氣不忍以毫髮擾之詔令所盼
戒飭州縣未嘗不以嚴禁科罰爲言而其所以
取之州縣者乃如此是則陽爲禁止而陰實縱
之又從而驅之使必出於此聖主在御丞相秉
鈞也忍爲是以欺其民哉熹前書晉越冒進所
聞中間伏去手教開納誨諭周至三獲以還喜
懼交集然逃聽累月竟未聞公論之勝邪說之
消如丞相之言者顧其當勝而反消當消而反
勝者則有之矣州縣羈官不當議此惟丞相深

圖之則天下幸甚天下幸甚熹瞻望台躔不勝
依仰敢乞上爲兩宮益加鼎食之衛千萬至懇

與留丞相劄子

熹誤蒙選擇備數海邦又被詔旨特許本州推
行經界以惠疲氓方幸得以罄竭駑頓仰副使
令而不幸遽聞長男之訃悲痛不堪自度精神
思慮將有不可得而通勉者已具公劄申稟乞
賜陶鑄官觀差遣使得蚤歸營辦喪葬收拾孤
嫠切望哀憐早賜敷奏千萬幸甚熹又有愚懷
本州判官葉機假滿百日依條離任念其貧病

已許爲伸獄祠之懇未及而遽遭此禍然不欲
食言并有筭子率易投納伏惟鈞慈不忍一物
之失其所并賜垂念則不唯葉機之幸亦熹之
幸也方寸迷亂言無倫次伏紙不勝皇恐俟罪
之至

與留丞相書

四月二十四日

熹竊以孟夏漸熱伏惟丞相國公鈞候起居萬
福熹遠守偏城日荷臨庇昨以哭子悲傷私計
不便干冒威嚴已深震悚而前北人還蒙賜手
教存撫甚至且有憐其父處瘴鄉之意伏讀反

側不知焉爲去歲之病乃是疴疾發動即非
染瘴不知趙帥何故乃介具稟致煩軫念况此
邦事簡俗淳今歲以來吏民亦粗相安又經界
已得指揮若非家有私故則熹非唯義不當去
亦不願舍此僻遠之安而就繁會之危也幸今
已聞奉祠之請既有成命此蓋丞相察其哀懇
而陶鎔及此千萬幸甚雖論譏華資所不當得
然亦且得去此只俟受命一面控辭而於前路
聽從欲之報也計差去人不三數日會當至此
但今郡中却有二事不免具狀申奏其一爲昨

來所乞蠲免罷科茶錢已蒙行下漕司相度今
計郡中自可椿辦只乞降旨約束官吏不得以此
此爲名似前科擾不敢更煩蠲免應副而所乞
除減無額一項五千緡者即乞特詔有司便與
施行庶爲一郡久遠之利其一爲漳浦高知縣
登忠言直節不幸貶死欲望聖恩特與昭雪褒
錄其家二事皆乞丞相留意開陳得從所請千
萬幸甚雖當去此而惟君相所以遣之此來之
意似非偶然欲圖以報萬分者是以於此有所
不能忘懷其他瑣細亦有今因車者然其事在

州郡而不在朝廷又不敢以頃鈞聽也其他至
如經界一事若止必相力賜主張則浮議動搖
其罷久矣茲者又蒙垂諭諄悉尤切感歎此事
貧民所欲而富者不顧理勢甚明似不難曉而
群言胥動噂沓萬端則不唯愚者惑之而賢且
智者亦或不免此可恠也然此邦之人富者尚
少其方能沮議而得闕說於前者亦不甚多熹
之所憂獨恐溫陵富室既多其間豈無出入門
牆之下承賜矜之恩者必將巧爲詞說乘間伺
隙以濟其私竊願高明審加察焉使此邦之績

不敗於將成則泉汀以次悉蒙其剝而三州之境窮苦無告之民無不感戴生死肉骨之恩矣昨來陳憲委官來此商榷因令行視田野汀之行賈聞之驚喜相率拜其車下問此法何時可及吾州此可以見夫人之真情矣而必爲說以敗之而圖自利其亦不仁也哉往時有閤門舍人林宗臣者亦丞相之邑子嘗因奏對論及此事其言憤激深切蓋有所指今泉之貧民愿士人人能誦道之公議良心不可泯沒彼沮之者設不出此子孫決不乞食獨何必過爲之慮而

蒙此詎於其身耶是可歎已惟丞相深念有以反之此又自爲明下之計而非獨爲二州貧民計也熹又蒙垂諭深以士大夫之明黨爲患此古今之通病誠上之人所當疾也然熹嘗竊謂朋黨之禍止於縉紳而古之惡朋黨而欲去之者往往至於亡人之國蓋不容其賢公忘邪而惟黨之務去則彼小人之巧於自謀苟心將有以自蓋其迹而君子恃其公心直道無所回互往往反爲所擠而目以爲黨漢唐紹聖之已事今未遠也熹雖至愚伏讀丞相所賜之書知丞

相愛君憂國之心無一言一字不出於三誠惻
怛此天下之賢人君子所以相盡而願所於下
風也而未能不以朋黨為慮熹恐丞相或未深
以天下之賢否忠邪為己任是以止之所以告
于君者未能使之判然不疑於君子小人之分
下之所以行於進退于尊者未能有以服天下
之心慰天下之望而陰邪讒賊常若反有侵凌
干犯之勢丞相又慮此身自陷於君子之黨而
使彼之蓄憾久而為禍深也又稍故為迷亂昏
錯之態以調柔之反使之氣豪意健旁若無人

敢於干諫之章肆為誣善之語而朝廷亦不之
問也夫社門自守孤立無朋者此一介之行也
延納賢能黜退姦險合天下之人以濟天下之
事者宰相之職也奚必以無黨者為是而有黨
者為非哉夫以丞相今日之所處無黨則無黨
矣而使小人之道日長君子之道日消天下之
慮將有不可勝言者則丞相安得辭其責哉熹
不勝愚者之慮願丞相先以分別賢否忠邪為
己任其果賢且忠耶則顯然進之惟恐其黨之
不衆而無與共圖天下之事也其果姦且邪耶

則顯然黜之惟恐其去之不盡而有以害吾用
賢之功也不惟不疾君子之爲黨而不憚以身
爲之黨不惟不憚以身爲之黨是一將引其君
以爲黨而不憚也如此則天下之事其庶幾乎
前年逐二訐官去年逐一御史近聞又逐一諫
官矣上下不交而天下將至於無邦丞相不此
之慮而慮士大夫之爲黨其亦誤矣熹雖荷知
獎而未遂掃門之願顧蒙出語之勤必不爲無
可取者是以輒空膏臆少答恩顧不自知其狂
且妄也干冒威尊俯伏震懼伏惟寬宥有以裁

之瞻望黃閣無由趨拜敢冀上爲國家倍保崇
重熹不勝下情千萬懇禱之至

熹竊見紹興初年趙忠簡公爲相一時收用
人材之盛後來莫及然細考其間亦豈無不
滿人意者但其多寡之勢此疆彼弱故雖少
雜而不能害治當時有小元祐之號今者竊
觀丞相之心即趙公之心然論一時人材賢
佞之勢則此少而彼多此弱而彼疆此則區
區所以不能不深憂而輒以分別賢否忠邪
之說爲獻於門下也伏乞鈞照熹皇恐又覆

熹又蒙垂諭陳憲趙守曲折謹悉陳憲於此
極留意熹前劄已具稟矣昨見移節方竊憂
之不謂鈞念已及此也幸甚趙守舊識之有
心力肯向前誠如尊命然更得一言勉之幸
甚近因遣官下鄉分界且遍喻父老以所為
方量之意并以筭法授之八見其簡易易行
無不悅喜今見熹去頗以為憂而不知丞相
主張之力初不為熹一介作輟也乞加意
垂念千萬至幸熹皇恐又覆

與留丞相書

七月十日

熹竊以孟秋猶熱伏惟丞相國公鈞候起居萬
福熹區區賤迹自四月二十六日解罷郡事越
三日遂發臨漳五月二十四日遂抵建陽因遂
寄寓以畢喪葬但悲惱之餘無復生意仰賴巨
庇偶去即死耳七月四日始被省劄并領手教
之賜侑荷鈞慈垂念之厚但所請上還進職恩
命未奉俞允上恩隆重歲令已行知友皆謂不
當復有干冒而反覆以思竟未得其所以可受
之說不免復從建寧借入持狀申省懇慮惻款
罄竭之餘不敢重浼崇聽得賜省覽詳悉開陳

上謹望朝予奪之公下全匹夫辭受之義則熹
不勝千幸甚又蒙垂喻經界利病乃是溫陵
士夫猶有公論始者但見漳人有仕於朝者奔
走權門日肆搖沮而妄疑之耳數日前陳憲按
部經由亦有所聞深不自安改送之請殆必爲
此然周澹始至相見首問及此云恐朝廷或從
陳憲之請即欲略知曲折未知後來既聞浮議
紛紛之後又復如何止非閑人所敢干預第因
下喻之及蒙布所聞耳無額錢事由蒙垂念尤
深感戢版曹今當已有定論但恐出內之吝有

司常態須仰廟堂力賜主張始可不乖所望也
高古縣事不審已作如何施行此事南方之人
然不聞知况如丞相尤是目睹而梁文靖公向
來亦嘗爲之申雪固不待鄙言而後信但得榻
前委曲敷陳特與昭徇則不唯直旣往之冤申
泉壤之恨而自今以往忠言日聞於丞相效美
遜直之心亦不爲無所助矣如聞比日朝士有
以不願爲忠臣之說當上心被親擢者遠方傳
聞不知信否如審有之則小人過計之憂恐其
不得爲興邦之言也又聞其人亦嘗出入門墻

深辱知顧當是其時未有此論如又不然則知
言知人之訓妄意丞相更當留意博求直諫之
賢置之東閣與圖天下之事則大人格心之效
不日可見而勲業之茂不但踰於前後數公矣
諸為武侯之教有曰諸有忠慮於國者但勤攻
吾之闕則事可成賊可死功可翹足而待矣太
祖皇帝嘗語侍臣唐太宗虛心求諫容受盡言
固人主之難事然曷若自不為非使人無得而
諫之為愈乎至哉言乎大哉言乎愚竊願以武
侯之言為丞相獻又願丞相以太祖聖訓日啓

迪於上前也至如朋黨之論則前記所陳有未
究者致煩鑄喻至於勤緝三復愧悚不知所言
章蔡之禍誠如尊命但忠賢奔播至於如此推
本其原蓋自有在而九年之間黜幽陟明培固
根本其效見於靖康建炎之際者民到于今賴
之又自有不可誣者若其無比而元豐紹聖便
相傳襲則後日之禍豈但於此而已哉前輩有
論嘉祐元豐兼收並用異趣之人故當時朋黨
之禍不至於朝廷者世多以為名言熹嘗謂此
乃不得已之論以為與其偏用小入而盡棄君

子不若如是之猶爲愈耳非以爲君子不可專
任小人不可盡去而此舉真可爲萬世法也若
使當時盡用韓富之徒而并絀王蔡之屬則其
所以卒就慶曆之宏規盡革熙寧之秕政者豈
不盡美而盡善乎後之覽者得其言而不得其
心知退守其所爲不得已之論而不知進求其
盡美盡善之策是以國論日卑而天下之勢卒
至於委靡而不振此可悲也至如元祐則其失
在於徒知異已者之非君子而不知同已者之
未必非小人是以患生於腹心之間卒以助成

沈敵之勢亦非獨章蔡之能爲已禍也然則元
祐之失乃在於分別之未精而丞相以爲太甚
熹竊有所未喻也是以知言知人聖有明誠區
區已效於前矣深願丞相之加之意也抑又聞
之天下事勢有消長賓主之不同以易而言方
其復而長也一陽爲主於下而五陰莫之能遏
及其遇而消也五龍夭矯於上而不足以當一
陰羸豕躅躅之字甚可畏也丞相觀於今日之
勢孰爲主而方長乎孰爲客而方消乎孰能制
人而孰爲制於人者乎於是焉而汲汲乎以求

天下之賢以自助使之更進迭入日陳安危治
亂之明戒以開上心排抑陰邪無使主勢小傾
而陷入其黨尚恐後時而無及於事不精而未
免有失亦何遽至預憂其分別太甚而爲異日
之患乎熹未獲趨拜而辱知至深且今分甘投
老無復世念故不自嫌而冒昧及此伏惟赦其
狂妄而取其愚忠千萬幸甚當暑目昏作字不
謹并丐原恕自餘唯冀上體兩宮之眷俯慰四
方之望加茲重茵列鼎之衛以究久大之業千
萬幸甚

與留丞相書 十月四日

竊以孟冬漸寒伏惟丞相國公鈞候起居萬福
熹昨者人還伏奉省節喻以聖恩褒借不許終
辭之旨又蒙鈞慈加賜手教所以開曉尤極懇
至伏讀再三仰體吾君吾相委曲眷憐之意如
此其厚謹已齋拔祗拜告命奉表稱謝矣恭惟
丞相國公知遇之深固不以世俗常禮見望然
亦有不取廢者鄙語卒章少見所以圖報之實
儻蒙照察千萬幸甚高古縣事特蒙主張得被
仁聖漏泉之澤九原忠憤一旦獲伸丞相所以

褒顯忠直擯抑姦諛之意不但施之今日周行之間所勸多矣龍溪亦蒙收召之恩始望蓋不及此第切惶恐無額錢事近聞已蒙施行邑中尚未見報未敢致謝比錢雖是州額從來拋下諸邑漳浦爲多此縣比年殘廢已甚熹向來措置州郡自爲抱認罷科茶錢數千緡今若得更免此則此邑庶幾有可整葺之望萬一今來方是行下漕司指定即將來更望丞相力賜主張始終其惠使此邑疲民免於非理科罰之苦千萬之幸或已俯從所乞盡賜蠲除則熹昨奏抱

認罷科茶錢事雖無施行亦乞行下本州遵守不得再拋下縣仍切覺察勿令諸縣以此爲名妄行科罰此又永乂之利也此錢自係上供之數不敢求免本自不必具奏所以有前日之請良以此耳伏乞鈞察熹未嘗有一日灑掃之勞於門下而丞相所以知獎優異不在衆人之後顧今精神耗竭筋力疲憊無復可期以伸報效區區願丞相深觀大易陰陽消長否泰往來之變謹察君子小人之分而公進退之母爲調停之說所誤使忠言日聞聖德日新而天下之人

真享富壽康寧之福朝廷之上真見平平蕩蕩
之風則衰病之軀老死丘壑無所憾矣如於忠
邪之分察之有未明消長之戒信之有未篤而
又以一身利害之私參錯乎其間則今所謂持
平者是乃所以深助小人之勢以為君子之病
將見彼黨日盛此勢日孤天下之事將有不可
爲者丞相雖欲奉身而退窮勝事而樂清時亦
不得辭後世良史之責矣熹不勝感德之至輒
復冒昧言之伏惟恕其狂妄而采其千慮之一
得焉則又垂之六者瞻望門墻無由伏謁伏乞

以時爲國千萬自重熹至懇至禱死罪死罪

與留丞相書

十月十二日

熹區區賤繆已具前幅必蒙矜念俾遂退閒不
敢重出以煩公聽惟是昨因致謝輒罄鄙懷狂
妄僭率不勝皇恐然自遣人之後即得朝士私
書語及近事恭聞丞相忠誠感格天意爲回重
陰之底復有陽復之漸乃竊自幸其言之不効
既又反覆以思則恐今日之事未足爲喜而前
日之論猶有可思者也蓋自古君子小人雜居
並用非此勝彼即彼勝此無有兩相疑而終不

決者此必然之理也故雖舉朝皆君子而但有一二小人雜於百執事之間投隙抵巇已足爲患況居侍從之列乎況居丞弼之任而潛植私黨布滿要津乎蓋二三大臣者人主之所與分別賢否進退人材以圖天下之事自非同心一德協恭和衷彼此坦然一以國家爲念而無一毫有己之私間於其間無以克濟若以小人參之則我之所賢而欲進之者彼以爲害已而欲退之我之所否而欲退之者彼以爲助已而欲親之且其可否異同不待勉爭力辯而後決但

於相與進對之間小爲俯仰前卻之態而已足以敗吾事矣是豈可不先以爲慮而輕爲他計以發其害我之機哉此猶姑以鈞敵之常勢言之耳况今親踈新舊之情本自不侔忠邪遜逆之趣又各有在彼已先据必勝之地而挾群黨以塞要衝凡一舉手一擡足皆足以爲吾之害下至近習纖人亦或爲之挾持簡牘關通內外以助其勢而吾乃兀然孤居孑然特立絕無蚍蜉蟻子之援可與用力於根本之地以覺上心而清言路其可望以爲公道之助者不能留之

頭步之間而欲求之千里之外彼方爲主而我
方爲客彼方爲刃而我方爲肉此固天下之危
機敗證而又時取彼所甚惡之人置之不能爲
助之處後益其疑而無補於事愚恐雖能遍起
天下之賢人君子置之內外彼亦不必動其聲
氣但陰拱而微伺其勢似能害已則便一眴目
而群吠四起使來者或未及門至者或未暖席
而已狼狽倉皇奔迸四出矣尚何國事之可圖
哉今日之事丞相以爲但去一人班列便無小
人臺閣便無異論乎胡不觀於鄭尚書王著作

孫司業之遂去而不留袁溫州之已除而中寢
此皆誰實爲之也哉以愚觀之但見其操心益
危慮患益深而爲崇益甚耳語曰治水不自其
原末流弥增其廣又曰射人先射馬禽賊當禽
王蓋慮此也去年劉副端初除抗論震動朝野
善類相慶而熹獨深憂之今日之勢何以異此
伏願丞相試熟計之而亟陰求學士大夫之有
識慮氣節者相與謀之先使上心廓然洞見忠
邪之所在而自腹心以至耳目喉舌之地皆不
容有毫髮邪氣留於其間然後天下之賢可以

次而用天下之事可以序而爲也如其不然則自今以往丞相之憂乃有甚於前日是以熹竊危之而未敢以爲喜也辱知之厚不敢不盡愚惟高明察之抑天下之事固多以欲速而致敗然見幾不蚤猶豫留時亦智者所甚懼也今日在我之勢固爲甚危然乘隙疾攻正在此時投機之會間不容息惟丞相深計而亟圖之則不唯善類之幸實宗社生靈之幸熹死罪死罪

與留丞相劄子

熹竊以孟冬冰寒伏惟某官鈞候起居萬福熹

昨蒙聖恩超迂職秩懇辭不獲更被寵褒又得竊食祠官之祿以便私計而卒其舊業公朝誤恩於熹已爲厚矣故熹前日奏記蓋嘗略陳其說以伸謝悃意謂必蒙矜察不意今者又被省劄乃復將有所使令聞命驚惶進退失據至以家門患難之私賤軀殘朽之故反復推較則又皆有所未安者已具申狀稟劄一二條陳以干公朝之聽顧猶有未敢盡其言者而復以此私于下執事伏惟某官特賜矜憐少垂寬假使得躬視埋葬以塞老牛舐犢之悲休養神明以駐

衰頹就盡之景更以餘日討繹舊聞以副聖主
華袞之褒而助明時風化之美則某官之恩之
德又將被於存沒而無窮矣干冒威尊不勝戰
灼又以近方拜啓不敢復以累幅仰勤聽覽并
冀垂察唯是瞻望門墻無復趨拜之日下情尊
仰不勝拳拳敢乞上為兩宮倍保崇重長輔聖
主永康兆民熹區區無任祈懇激切之至

與趙帥書

熹適間道左拜違不勝惘惘移刻伏惟台候動
止萬福所需文字適方檢得謹以內呈復有少

稟乃適間所忘記者熹雖免文空度今已到又
矣台旆到闕日若已得請則無他禱萬一未遂
則望特爲一言及此私計未便之實使早得從
鄙願千萬之幸經界一事將來本欲說破以昨
夕見教之勤且復隱忍但此事不可不使彼知
之亦幸爲詳言之則熹雖不言而義亦伸矣蓋
此一事貧民以爲利而并兼豪奪之徒以爲不
便其理甚明故當時臣僚建請而朝廷行下諸
司諸司行下諸郡泉汀之言雖有異同而諸司
察其無理幸以熹言爲是反覆論難蓋千百言

以聞於朝則其慮之已不爲不審矣今雖有此
一人之訐朝廷亦合審其虛實押下諸司再令
審覈則其教誘資給誣罔之罪必將可得如其
不然諸司中必有觀望風旨自爲前卻者此謗
猶有所分不專在於朝廷也今所施行乃匆匆
如此是朝廷不以臣僚之言爲可信又不以熹
之言爲可信又不以諸司之言爲可從而偏聽
此人之說與其教誘資給者之說也丞相相知
甚深薦引存問不爲不厚熹雖知不足以堪此
然平時狂妄所以傾倒不敢自他者亦不爲不

至故前日之辭免不敢以然爲不出之計而於
馬貳卿書復露異時乞郡之請此意亦可見矣
今以此事觀之乃知丞相所以見遇者乃在漳
州進士吳禹圭及諸教誘資給者之下今雖無
恥其敢冒此而進哉熹伉拙竒蹇一出而遭唐
仲友再出而遭林黃中今又遭此吳禹圭矣豈
非天哉天實爲之豈敢尤人然復云云如此者
猶感丞相相知之意而懼其以此待天下之士
也幸侍郎一爲誦之千萬至望

與留丞相劄子

熹竊以季冬極寒伏惟丞相國公鈞候起居萬
福熹昨者妄以小夫竿牘干冒崇聽方懼僭瀆
以取罪咎乃蒙賜教累番加以真翰所以慰答
其意者甚厚至於懇避恩除以便私計亦蒙矜
憐委曲鑄喻而馬侍郎黃寺簿呂司令又皆以
書具道鈞意甚悉區區下情不勝感激之至謹
已仰體盛旨不敢復以家事爲言但經界妄議
竟煩寢罷則熹之罪戾有不敢自赦者朝廷寬
大雖不忍寘之重辟亦豈宜更加寵擢以紊賞
刑之典而熹雖無狀不識廉恥然亦豈宜適當

此時復叨任使以垂去就之方哉省狀公劄別
具浼聞伏惟鈞慈幸賜財察趙侍郎前日經此
亦嘗託其面稟今以被受日以方借得人亟此
申陳不暇他及瞻望門墻無從進謁敢乞上爲
國家千萬自重熹不任祈懇激切之至

朱子大全卷之二十八

朱子大全卷之二十九

朱子大全卷之二十九

書 時事出處

與趙尚書書

竊以仲春之月氣候暄和伏惟某官茂對明恩
神人協相台候起居萬福茲者竊聞榮被追詔
入長天官夫以尚書望實之隆宜在廟堂參斷
國論之日久矣去歲入朝登用在即而抗論極
言不以利害之私少有回屈士論益以歸重而
深恨其不少留也乃今幸甚天啓聖心召還故
官是蓋將授以政無可疑者有識傳聞交相慶

賀蓋不獨爲門下之私喜也然今日之事蓋有甚難於爲力者不審明公何以處之竊計雅懷於其大者素有定論不待愚者之言矣惟其小者之一二區區鄙懷竊有所疑於平日輒忘僭易而一言之惟高明之垂聽焉蓋天下之事決非一人之聰明才力所能獨運是以古之君子雖其德業智謀足以有爲而未嘗不博求人才以自裨益方其未用而收賓門嚮勸獎成就已不勝其衆是以至於當用之日推挽成就布之列位而無事之不成也今日明公之立朝不爲

不久而未聞天下有卓然可用之才出於門墻之下自頃出臨藩服而喜始得觀於進退官屬之際則見明公之所與者率多碌碌凡庸睢盱偵伺以希寸進之流未有以職修事舉爲衆所稱以爲當舉而得之者也而况於其學行蘊畜真有以大過於人者乎今者進位於輔相之列則所資於天下之才者益衆而所進退於天下之才者益重若但以前日進退官屬之尺度取之則喜恐天下之士所以望於明公者有未厭也時事如此之艱明公之位如此之重而所以

求助者如此之狹熹雖至愚猶竊爲明公慮之
而辱知有素不敢不及此而一言也伏惟寬宏
恕其狂易試加察焉蓋不惟明公所自舉而凡
所爲屬之同列以妨賢者之路若宜皆在詘指
之中則熹之虛實可覩矣來使還自三山熹前
此已屢拜落薄冗姑此少伸賀禮而亦不敢爲
無益之空言也未由趨拜 伏乞以時爲國
自重

答趙尚書

四月二十六日熹扣首再拜上覆吏部尚書台

座熹久病不得拜書第切馳仰即日滂雨寒涼
伏惟論思多暇神人交相台候起居萬福竊聞
清蹕已御外朝尚書台奉廷諍忠言至論聳動
上心有識傳聞無不感歎但以疇昔所嘗商較
者揆之似已太勁切矣豈忠肝義膽得全於天
有不可得而抑者抑以論議不齊事功難必而
故出此以趨勇退之塗耶以出處語默之常理
言之二者誠皆有當然非海內深思遠識之士
所以望於明公者也顧今指趣已聞標的已達
而未見幡然聽納之效不審高明又當何以繼

此恐更宜廣詢博訪以善其後未可以便謂
無策而付之不可如何也朝士下僚中恐不能
無可咨訪者願自今以來稍加延納虚心降意
採其所長庶乎其有補耳東府復留勢豈能以
意其亦必自知如此而姑爲偷安引日之計以
媚群小冀無後災此其爲害又將有不可勝言
者尚書與之情義不薄焉若勸之乘此必不能
以之勢力言於上極陳安危治亂之機大明忠
邪枉直之辨以爲國家以遠之計其濟則宗社
之靈生民之幸不濟則與其抑首下心前迫後

畏以保此須臾之光景纖芥之榮祿而不能自
拔於小人之群以誤國家以此易彼豈不浩然
而無愧悔於心哉但其人自無遠識親狎庸佞
全身保妻子之慮深而憂國愛民之念淺恐未
必能聽此大度之言耳但尚書既與之厚而不
乘此機發此策則於吾之心有不盡者嘗試一
言之政使未必能用亦未至於有害又與建白
於朝事體不同也不審高明以爲如何劉德脩
忽自蜀中寄一書來慷慨振厲略不少衰真奇
士也觀其書意似亦甚悔前日欠人商量失却

事機此真可太息爾然事變無窮又安知後之
視今不猶今之視昔人之視已不猶已之視人
耶士居平世處下位視天下之事意若無足爲
者及居大位遭事會便覺無下手處信乎義理
之難窮而學問之不可已也病中信手亂抽得
通鑑一兩卷看正值難處置處不覺骨寒毛聳
心膽墮地向來只作文字看過却全不自覺真
是枉讀了他古人書也熹一春病脚至今未能
出入醫藥雜進灸灼滿身殊未見效只今兩脛
細弱飲食減少自度非能以於世者所幸小屋

略就旦夕可以定居便與世相忘矣向來小報
幸是誤傳不然又費分踈愈增罪累耳閩中自
得林辛一路已甚幸若象先來更能爲上四州
整頓得財賦源流即更爲以遠之惠但恐其意
只如所謂去泰甚者則又失望耳近日此等議
論真全軀保位之良藥而病國殄民之烏喙也
無由瞻晤寫此紆鬱切冀深爲人望千萬自重
不宣

與趙尚書論舉子田事

熹拜書將遣而周宰見訪說及近降指揮出賣

絕戶官田此間舉子義莊絕院二十五所田收
米四百八十餘石或云史公所買而無明文可
考只有淳熙三年陳公政內劄下催督義莊租
課開列二十五院與今一同又有八年梁公政
內劄下丞廳亦云拖照淳熙元年買建陽縣絕
產田充義莊即是當時已買分明今自不合隨
例出賣唯是兩縣絕戶江驥江大受作過人程
如崗三家田收米七百三十餘石即係元不曾
買今日難以均占然今倉司施行甚峻縣吏奉
承唯謹固不容辨其當賣與否矣若不及早整

理則此田日下便為他人之有而舉子之政遂
成中輟甚可惜也欲望詳酌特為申明乘此機
會別降指揮依贍學田與免出賣則不唯已買
者不為奪去而未買者亦可因而撥正無復動
搖其元降指揮恐隨行無本今并錄呈其間所
引淳熙三年指揮本路絕產不許出賣通融以
充一路養子之費者或恐亦可再與拈出且只
免賣上四州絕院使朝廷易於聽從而其他未
舉行處亦可漸次接續措置誠為永久之利周
宰亦已有書懇立侍郎言之但須自尚書發之

彼乃有据而行爾此事甚急切幸早賜留念熹
惶恐上覆吏部尚書

後項所稟若只云住賣上四州絕院則又礙
江驥江大受程如崗田須云乞將已買及已
撥充舉子田免行出賣外將來上四州軍如
有絕產寺院並免出賣撥充舉子之費令安
撫司拘收措置如此則無病矣

與趙尚書書

熹向託廷老面稟一二事不審台意如何今日
之事第一且是勸得人主收拾身心保惜精神

常以天下事爲念然後可以講磨治道漸次更
張如其不然便欲破去因循苟且之弊而奮然
有爲決無此理既無此理則莫若且靜以俟之
時進陳善閉邪之說以冀其一悟此外庶事則
唯其甚害於君心政體而立致患者不得不
因事揀正若其它閑慢非安危存亡所繫者皆
可置而不論如學校之政是也此等事欲大更
張非唯任事者未必肯行亦恐主議之人未必
究知先王學校教育之本意良法政使行之未
能有益而反有害若欲因議而發且如來教所

謂就見行法中略與修整則熹前書紙尾四五
條者最為穩當不驚動人耳目而可以坐消奔
馳僞冒請囑之弊然其行與不行亦非安危存
亡之所繫議而不行正亦不必固請也今所規
畫皆是創立條貫多所更革安得謂之就見行
法中修整乎又况教官未必得人將來茲弊百
出既已慮之而未知所以為計又何必抗言極
論以爭此嘗試踈闊之策而使旁觀者重有紛
更不靜之譏乎前日山間拜書不能盡此曲折
深有遺恨蓋策之未善猶未足言所深慮者尚

書人望之重本所拳拳者當為何事而今乃切
切於此不急之務以取嫌忌嘯笑於流俗知時
識勢者固如是乎然欲為前所謂時進陳善閑
邪之說以冀上心之悟肯又在反之於身以其
所欲陳於上者先責於我使我之身心安靜精
神專一然後博延天下之賢人智士日夕相與
切磋琢磨使於天下之事皆有以洞見其是非
得失之正而深得其所以區處更革之宜又有
以識其先後緩急之序皆無毫髮之弊然後并
心一力潛向默聽俟其間隙有可為者然後徐

起而圖之乃庶幾乎其有益耳尚書天姿高明而於當世之務講之熟矣至於前世名臣議奏又嘗博觀而精擇之以爲一書宜其機合變慮無遺策而今者之議以大言之則不時以小言之則不巧不唯熹之至愚以爲未安而天下有識亦無不竊恠其不當出於明者之口也抑其言又有大於此者蓋又皆以爲尚書頗以簡貴自高憚於降屈而無好士愛言之美也不識尚書何以得此於梁楚之間哉其必有以取之矣願反詔身而熟察之有諸已而後可以求諸

人無諸已而後可以非諸人雖蔽已以下猶然而況於南嚮萬華之主乎尚書誠以天下之事爲已任則當自格君心之非始欲格君心則當自身始蓋非獨熹之所望於下執事者如此計善類之所望莫不然也夫欲言之而不得暇今日偶病怯風不能出戶因得極陳其愚伏惟怒其狂妄幸甚幸甚他所欲言無大此者請俟後便不宣

與留丞相劄子

熹竊以李冬極寒伏惟丞相國公鈞候起居萬

福熹伏自春間一得干冒竟蒙恩厚獲安祠館
區區感戴蓋不勝言願以罪戾之餘不敢復以
姓名自通門牆之下不意今者曾未踰年又叨
除目付以一路軍民之寄此蓋某官愛惜人才
不忍使其終身無用之地故以及此德意
良厚感激難勝任熹衰病益侵精神益耗使之
從政其所施為憚能顛錯必有甚於前者而廣
西一路地廣民貧邊面闊遠得失所繫又非內
地監司郡守之比亦熹自度實難冒受以誤使
今之意謹已具狀懇免欲望鈞慈俯察愚誠特

與將上令熹終滿今任祠祿之後別聽指揮若
其精神筋力足以堪之熹不敢復辭避也干冒
威嚴俯伏俟命惟某官裁之熹瞻望台躔無由
趨拜履舄伏乞上為兩宮垂意茵鼎之衛光輔
神聖永福寰區熹不勝願望之至伏惟鈞照

與執政劄子

云云熹伏自違遠門牆積有年所疾病不間無
從脩致摯御者之問邇者竊承延登宥密中外
交慶辱知有素欣賀尤深而亦不敢進越輒以
姓名自通不意今者誤恩橫被擢自閑散付以

一路軍民之寄此蓋某官顧念疇昔曲借推揚
有以及此餘同前

與漕司劄子 癸丑夏

政和縣有小路數條通羅源寧德海鄉步行不
過兩三程可到故私益每斤不過四十五文而
官益則必泝流運綱或半歲而後達脚費不貲
故官益立價不得不高每斤之直遂至不下九
十文所以從來民間只喫私益而官益自非科
抑雖銖兩無售者蓋縣道空乏狼狽而州府漕
司不得此絲財賦之入者有年矣中間知縣袁

采始爲出賣落草私益之術其實乃自買私益
而分置數坊賣之以給歲計自此以來縣道稍
可支吾而州府漕司亦獲其助但民間本有不
願買喫官坊貴益而不買者又有申舉追呼之
擾故行之未久即以違法致訟而罷於是本縣
一歲但起兩綱盡數折還州府版帳漕司增益
之屬本錢雖不易辦而官吏免得冒法賣益致
訟民間免得買喫官坊貴益以致申舉追呼之
擾比之袁宰之術尤爲穩便上下方以爲安而
漕使陳右司政內有司偶失契勘却將本司積

下諸州縣增益用船裝載汧流般上政和勒令
出賣每月責認解錢五百貫文殊不知若使政
和官益可賣則本縣必須自般自賣以供公上
而積其餘以爲循環之本前不至爲冒法行險
販私之詭計後不至爲逐網撰本盡以還州之
拙謀矣正緣益不可賣是以不得已而爲此今
乃不察而必使之抱賣他州外縣可賣不賣之
增益至於移貴就賤倒置煩擾則又未論於民
有無利害而善理財者似亦不肯如此自此之
後本縣遂復置坊出賣此益然實計每斤只賣

得四十五文其餘四十五文無所從出又官益
在倉日以亦有走滷欠折之數乃用袁宰之餘
謀除許管坊入替販私益以足其數後來赴賣
不上雖已量減益價日頗然病想不除使官吏
日懼益賣百餘頃實有益而漕三一歲所得不
過三四十貫而已於民有害於官無利其理甚
明竊恐高明未詳本末敢據民言以獻欲望台
慈特下司密行考究特賜徒罷百里幸甚

與西丞相書

袁宰有惠
蘇州何塵鈞
聽於賤鄙
備述
有素中

問諸公不知其不肖往往誤有收於使令之意而熹言猶一不肖者然是以多致齟齬而不能無遺恨於其後矣自戊申之夏復復出關赴門望山蓋已無復當世之念矣不意相公曾去識其面目乃於東歸之初首加於熹以意氣不堪劇部為辭又蒙改命更與郡符到官一年有請必遂如襄贈漳浦高公誠免總制錢之屬皆前日守臣所屢請而不得者是相公於熹知之不為不深而於漳之士民愛之不為不厚矣至於經界一事乃獨屢上而不報至其甚不得已

而陽許之則又多為疑貳之言以來讒賊之口曾不一年而卒罷之則熹於是始疑相公所以知熹者不若其於熹里小兒之誣所以愛夫漳之士民者不如其於熹環相避之厚而匹夫之志因以慨然自知其決不可以遂入相公之門矣是以湖南廣西再命再辭蓋不遂以親傳已志亦事幾陰以辭謝臨漳一里狼狽失業之民而於相公則不敢以為恨也今者相公重累月一旦來歸未遑也事之積言以不肖之姓名言於上前付以湖南一路之守監三以無公之

言爲主即使出命而招公又申以守孔之賜慰
喻勤忠禮意勤渥有加於前云爾之異隆厚者
此致使賤軀羸頓不堪三運神靈嘗味不仁治
劇亦當昭怒拜命吏使官次以歸而熹之
私心反復忘之終以前事有未能忘者又竊惟
念相公自居大位老引德內知名之士無一不
聚於朝公茲之事雖相公出會於外不得親回
天意而諸賢在列各持忠悃並進苦言不遺餘
力是乃無異出於相公之口相公於此得士之
多致君之效其亦以無愧古人矣然則若熹之

愚姑亦勿問而置之度外似亦未足以虧盛德
之萬分而况啓擬之恩謙尊之美相公又已行
之乎夫宰相以得士爲功下士爲難而立之所
守乃以不自失爲貴今相公之得士如此下士
如此已爲盛美若又能容熹使不自失其所守
則是古人所謂人有其實者亦何必使之回面
污行而爲終身之羞哉抑今日之勢天意雖若
暫回而恐未固禍機雖若暫息而恐未除事會
之來乃有大於漳洲之經界者而恐不佞如前
日之易平也願相公深以前事爲戒公其心遠

其慮毋使天下之上賢於熹者復有所激而不肯出於門墻則熹今日之言猶未爲無以報德也區區此意但欲相公知之所有省狀公劄則不敢盡吐所懷矣儻蒙將上早賜施行勿使至於再瀆則熹千萬幸甚

與留丞相書

昨者伏蒙丞相少保國公降屈威重先辱手書雖以奏記略陳謝悃而語意狂率不知所裁竊意相公必將怒而絕之則熹因得以伸匹夫之志而相公方且坦懷虛受不以爲忤加賜真筆

眷眷益勤此已出於望外矣至於所乞寢罷誤恩則又未蒙贊可顧以元日奉觴盛禮之次開陳督遣且因書指喻以宜行熹誠狹中不足以窺大人之度然私心猶竊不能無所疑者則以爲此雖足以見相公舍垢納汙之量屈已下士之誠而未知相公之心以熹前日之事今日之言爲果何如也熹今承命再三固已不敢必於退避但恐衰年精力不足以勝一道之責欲丐相公都俞之際委曲一言換一小壘若帥幕謀曹之屬庶幾可以扶曳衰殘仰承恩指然其所

以事相公者則不敢少有毫髮異於前日之心也亦願相公深以前重爲戒於天下之事有可否則斷以公道而勿牽於內顧偏聽之私於天下之議有從違則開以誠心而勿誤以陽開陰闔之計則庶乎德業盛大表裏光明中外遠邇心悅誠服六獨如熹等輩終身服役而不敢有議於萬分矣如其不然身殆不若及其去就之未定而遂其本志之爲愈也干冒罄竭恐懼殊深進之退之唯相公之所以命

答吳茂才書

益

茂一本作從

熹衰繆亡狀謬忝召除業已在官不容辭避然亦以病告而宿留前途以俟報罷之命矣所論時務衆共知其如此而未知所以處之之方來誨又若有所難言而不欲盡者及復思之未得其要若便得請固無所預萬一不免一到臨安或恐當路有問焉音尚望高明不鄙而瀆告之然必直書其事而勿爲材語使愚者一見而曉然乃爲厚幸不然又將有所不解而虛辱諄諄之誨矣至懇至望

與臨江王倅書

熹昨臨罷郡見邸報臺諫集議素服事已有指
揮施行時彼中尚未著紫衫然即已榜客位預
告賓客官屬矣過袁見郡縣官皆已素服獨盛
府未之行心竊疑之欲以奉扣而匆匆不暇也
不知後來別有指揮衝改耶抑偶未之省也至
此又有豐城縣官六如宜春恐隆興亦已如此
竊慮更當校討論白守候而正之乃為宜爾
向以將赴江西入弊時未思已入土而壽皇所
御衣冠皆以大布此為革去千古之弊而百官
皆用紫衫皂帶乃王丞相以親老為嫌不肯素

服議者皆有有君無臣之譏近日之論乃鑿其
失然猶未能彷彿古制也又記在長沙初奉諱
時方語從吏車帷當易紫以青適未即出而何
漕已易之如所言矣蓋於心有不安故不約而
同也并幸知之

答汪長孺書

熹到官三月無日不病扶曳此來良非獲已上
恩過厚辭謝不獲叨冒供職愧恨難勝所幸無
他而主上留神問學得以少效區區丞相時得
間見可以吐露心腹但事勢牽制亦有不得如

人意處天變未銷人情未靖此涉大木不見津
涯尚深憂懼耳今日入侍方講大學頗蒙開納
歸來疲倦來使索書草草附此

與王樞使謙仲荀子

熹昨者到官長沙嘗獲一脩記府之問伏蒙鈞
慈還答之寵捧領感慰不勝下懷繼以病作不
能嗣致賤敬惟是尊仰不忘于中夫幾遂以收
召去郡行未兩日即聞大燾移鎮是邦甚恨不
得宿留以俟參展然甚爲一路軍民喜於將蒙
惠澤而三月之間頗類之政亦幸有以陶冶於

大專繫物之由也伏想今茲已遂開府輒因還
役敬具公牘脩賀而復以此布其腹心伏幸鈞
察

熹麋鹿之性久放山林老入脩門尤以爲苦雖
荷閔勞之意職務優閒而其實則有甚難副者
日夕悚懼未知所以逃責伏惟高明有以教之
則千萬之幸也長沙版築不容中輟軍屯未得
專制皆不得不言者比已僭易陳及亦皆得旨
施行想今已有所處矣湘西精舍漕臺想已稟
聞得賜一言俾遂其役千萬之望昨欲廟祀一

二忠賢以厲凡百已委官相視矣不知亦可并
垂念否二事皆闕名教計所樂聞故敢輒以爲
請并幾於察

與王樞使劄子

熹昨在任日因準赦書修葺忠臣祠廟契勸晉
譙閔王及近世孟趙二龍圖劉大夫趙將軍皆
以忠義死於國事合立廟像歲時奉祠以勵臣
節即已牒州委官措置并檢到晉志譙王衣冠
制度外及申太常寺乞會孟龍圖等衣冠制度
今取到太常寺回牒一道并令人塑到孟龍圖

等小樣兩身貢付承局袁超齋回投納伏望鈞
旨檢會元案特賜處分熹又嘗支錢今進奏官
製造本州祭祀三獻官法服冠冕等悉未發到
亦乞并令催促免致遺墜不勝幸甚
其譙王等廟熹已具奏乞賜敕額候得指揮
別具稟次熹上覆

答李季章書

熹扶曳殘骸幸抵田舍行藏之計無復可言但
向來職事不能無遺恨此獨深愧耳東府爲况
如何故字淒涼新店鼎盛行路之人忘其前事

頗復有爲之不可者此處不早調護將有乘人之隙者此大可慮又向來放過大體已多今亦不容坐視不爲收救之計此外則無他說唯有去耳欲去則不可不早然未去之間亦不可一日不葺理李丞相與之深不可不力爲言此也近事因來語及一二人者幸幸

與趙丞相書

熹竊以獻歲發春伏惟丞相國公鈞候起居萬福熹伏冀賜教并示差敷得備祠官之數皆出陶鎔豈不知感但鑄職之請未蒙敷奏特從所

請區區私分深所未安復有祈懇切乞留念熹今未敢請俸必以得遂爲期非若異時一再不獲尚可免勉冒之而奏贖所陳之外又有一事蓋向來祧廟之議已自開納而丞相持之不下便將太廟遷葬又豈得有言不知其作如何處分致後書復有云云據其而言亦未敢深以熹說爲非但云未見本議豈乞降出而丞相又不降出更豈其請以此而觀其罪不在接陳而丞相實位之也夫豈始創之尊置之列朝不使與於合食之列而又豈之二祖止祀八世熹

固已議之矣而亦未敢盡其詞也今太上聖壽
無疆方享天下之壽而於不廟處虛一世略無
諱忘此何禮之意一本言於克奏自効前議不明
致此踈脫又聞彼中他議方許不欲以此助其
指摘姑從列則然不可不從丞相聞之也聞今
別廟乃是向來二后所州不知是否夫以十世
之祖考而下列於孫婦之廢廟此不論而知其
得失也相公何忍爲之耶歸來因閱所編奏議
乃知平日已不主荆公之論此乃向來講究未
精之失今乃必遂其非而不肯改其誤益甚矣

熹愚暗不見事機向者誤謂丞相有相知之意
及今而後知丞相之大不相知而平日相與之
意初不出於誠實也然則今日不唯得罪於人
主而丞相固亦謂其不堪言語侍從之選矣但
恨目前不合受過恩數不容一一回納故且乞
收還職名以贖後咎若又不蒙白從其請則熹
不得已將出下策不復能計世道之消息盛衰
矣然丞相以宗枝入輔王室而無故輕納鄙人
之妄議毀撤祖宗之廟以快其私其不悻亦甚
矣欲望神靈降歎垂休錫美以求國祚於無窮

其可得乎言及於此令人痛心疾首不如無生
丞相其亦念之熹自此不敢復通記府之問矣
周吳二節亦已拜領皇恐之劇專此具稟目盲
不辨白黑不能他及唯乞以時爲國自重千萬
至懇

別幅錄亦所送奏藁

向來嘗竊妄論僖祖皇帝實本朝始祖之廟不
合祧遷已荷聖明此問嘉納而竟不蒙廟堂講
究施行遂致太廟并遷二祖止祀八世不唯上
簡宗廟失禮違經而尤非所以仰稱陛下孝養

壽康祝延萬壽之意由臣淺陋不學言無足採
致累聖朝貽災後世自知不堪言語侍從之選
不免再干疏展自効以聞

答李季章書

熹歸來粗遣但左目全盲右目昏甚又脾泄時
作頗妨應接耳前日始拜祠命職名義不當受
已復上免章賤跡何繫重輕計必得之也昨聞
子壽德夫之夫方爲歎惜忽報德脩繼往令人
尤不能爲懷今日之勢政使衆賢交輔未必能
濟顧乃極之如此其將奈何不知德脩徑歸蜀

耶或且留江湖間也一書煩附便幸勿沉浮計此形勢與集賢不能無關涉不知能復樂許時耳

答李季章書

台鼎動採想諸事又一新外日聞茂獻亦補外是何故耶又叔除命可喜且歸鄉里作村監司亦不惡也德脩赴湖南否近皆得書目疾未暇報因書更煩道意旦夕寫得却別寄也去相彈文云何因風語及聞當序遷者乃下兼參與然則當卜相於外矣不知果誰得之也

答黃仁卿書

所示劄子語簡意足李倉必須留意但恐見黃商伯狼狽後打草蛇驚亦不敢放手做事耳益利向時不暇整頓但初出關時陳時中石庸公豈作險正清本相訪於浙江亭說此刻害甚註時不甚曉又失於詢訪且以採荒方急示暇及既而悔之今得來諭乃審曲折甚愧見事之遲也趙公相見有何語當時大事不得不用此畫事定之後復須與分界限立紀綱若不能制而去亦全得朝廷事體不就自家手裏壞却去冬亦

嘗告之而不以為然乃謂韓是好人不愛官職
今日弄得朝廷事體即當自家亦立不住畢竟
何益且是群小動輒以篡逆之罪加人置人於
族滅之地以苟自己一時之利亦不復為國家
計此可為寒心者惜乎此公有憂國之心而無
其術以至於此也熹一月已育其一亦漸昏暗
勢亦必盲而後已今年脚氣幸未發而脾胃先
衰飲食不化兀坐更無好況辭職趙公已相諾
再請可得而今已去方復請之未知如何然勢
不可已或只得次等職名不作從官亦便可受

却是來書所說鄙夫見識蓋位卑勢遠只得如
此亦不奈何也

答李公晦書

兩請既皆不遂不免弄出鄙意休官尚可少緩
而辭職不容不力正與諸人之見相反然又未
知今此果能遂此志否累書所喻未所得聞然
事已爾無可奈何只得任之耳試後去住如何
鄉里雖窮寂然却無閑是非亦可樂也

答李公晦書

別紙或者以為鄉來封贈奏補磨勘之屬皆已

與本未所
得聞作得
未聞

引用次對恩數今日不當又有辭避遠近知識
所說亦多如此而熹鄙意竊謂前此供職講筵
之日帶此職名便合受此恩例去年已罷講職
則自不合帶此職名便不合受此恩例前日之
受今日之辭彼此一時自不相須設使前日爲
不當受則今日只有改正納還豈可却因已嘗
誤受而終遂其非之理至於所謂已罷講職不
當復帶侍從職名則其理亦甚分明但人不察
耳且如侍郎給舍班皆在待制上及其補外則
往往止帶論撰職名如近日登舍人是也豈可

以其在內嘗任侍從差遣而補外亦必待帶侍
從職名乎嘗試屏去一切利害之私而平心以
觀之則此理曉然不難知也

與鄭參政劄子

熹竊以中冬之月陽氣潛萌伏惟參政相公鈞
候起居萬福熹伏蒙鈞慈還賜手教捧讀感悚
不知所言區區之請又復不遂雖荷容庇得免
大戾然非素心所望於門下也今復有狀申奏
并懇諸公矣此事直自去冬此等時節勞攘三
今若使鄙意止爲備禮辭讓亦何苦冒觸天威

煩瀆朝聽更使不相樂者得以議其後而終不
自已耶寔以從初不欲虛受已有狀申省甚詳
後來既以罪去其無分豪之補可知即是全無
義理可受官職其勢不得不辭前此却荷楚公
察知此意許以再上當為開陳若渠更得一兩
月不去則此事已定久矣不然則及國論未變
善類未逐之時冒昧受了今亦無由追悔却是
公來過了許多時月入了許多文字說了許多
道理下稍却只如此悶默受却則熹雖無狀豈
有顏面可見友朋今不得已須至再上以得為

期却望參政乃賜主張協贊諸公同為敷奏謂
其所請實出誠意則天意必須可回或恐不欲
盡奪即得降一二等却得熹來而帶閣議熹亦
不敢固辭矣况此因熹力辭而改却非責降而
可以保庇孤蹤免遭彈射又可以保全國家退
人之禮於事體殊無所傷廟堂何道而不肯為
事如更不來留意則是參政略無務念之意而
直付之言路之董端使得肆其譏毀而誣曰我
無所預也熹亦得請即須得罪決於此行若使
未然亦不容苟止但有此不獲敢以告二門下

而坐待誼詞之及且伏惟少盡焉點黃內事
恐只養補磨勤兩事須合改正蓋嘉六年六月是
帶職負此前此一郊中子已叨恩命六三白不
合奏請非但不應得京官也磨勤則而供考第
不知比之度官月日如何恐或不足則亦當鑄
改其餘雖不繁利害然得盡削去亦一快也熹
今年遣人來往虛費不貲今亦不能復遣初欲
附遞致懇適龍提幹馮門謹此脩敬并致下懷
切幸情照無由瞻望馳仰良深切幾以時為國
自重熹千萬至禱

與鄭參政劄子

熹山野竹拙處世不諧然自少日即家常世一
二鉅公教誨期許待以國士居常厲志不敢少
以以辱其門亦幾幾得因流會少有意髮以自
效於當世不意與年此志不遂而又適遭時論
大變憂福下移忠賢無波海內震駭病中間之
頃聞言經竟死無路亟欲草疏自通幾或開悟
而子弟諸生交謁更諫以為身此適者國家之
累而無益紛紜累日疾勢遂侵此乃窮命使然
是不無足言者今若得因病辭官并脫無名之

職則與世長辭含笑入地無所恨矣伏惟參政
矜憐有素切望乘此機會曲賜保全萬一更有
纏繞不遂所懷則素素心尚在本亦能平一旦
邊事感觸不能自已更以垂死之年自貶投
之禍亦非參政之所欲也抑時事如此有識寒
心而參政於客其尚未肯身任其責此亦中外
所深疑者而素猶恐高州之有守而發也不
知其果然耶其不然耶如其果然則安危之機
相去日遠亦不可以少緩矣垂絕之言無復倫
次唯此一念惘然如丹伏惟明公念之

與李季章書

平生少年日分手馬前期及此同衰暮非復
別離時勿言一酒明日難重持夢中不識
路何以慰相思

史院同僚餞別靈芝空聞或誦此言李季章見
謂平生亦甚愛此盍書以見贈予謂如僕乃知
此味季章未也胡爲亦愛此耶既而思之解携
之際但有一人衰暮便足令滿坐作惡乃知隱
侯之言猶有所未盡也因并書以寄季章以爲
如何也

已作前幅送行之處渠未遣行而熹復從渠借
人去上謝表方得并今帶去衡陽之計聞者傷
歎况吾人相與之厚耶歸葬之恩可見上意未
嘗忘之復書雖未遂恐終不能以沮格也熹前
所請封贈蔭補等五事未得指揮不免再申朝
廷只得付之有司使以法裁之足矣若不可辭
熹亦無固必但衆議論紛紛至今未已熹非固
欲如此也幸臣見諸公一言及之仍懇鄭文早
得回降付去人歸爲幸此是借人難今又伺候
也昨聞宣入試闈今想已出前書所說歸計果

唐本文

如何耶行之昨日過此亦疑以未踐也

與留丞相書

熹自少鄙拙凡事不能及人獨聞古人爲己之
學而心竊好之又以爲是乃人之所當爲而力
所可勉遂委已從事焉庶幾粗以塞其受中以
生之責初不敢爲異以求名也旣而閭里後生
有相問者因以所聞告之而流傳之誤乃有自
遠至者其寸之高下質之厚薄雖爲不同然皆
以是心至熹不得拒也不謂熹之無狀偶自獲
罪於世而註誤連染上累斯道下及衆賢例得

朱子大全卷之九

詭偽之名詎以不道之法至有初不相識而橫
罹其禍者杜門循習私竊負愧雖欲悔之而厥
路無繇矣顧其繼而來者又未忍卻然每對之
未嘗不自笑其愚而又憐彼之愚甚於熹也今
幸旬月以來各以事歸計亦聞知外間風色自
不敢復來矣垂問之及深感鈞慈風諭保全之
意故敢詳布委折昨日李袁州過此能言近事
又知僥冒獲附下風之義尤竊自慶幸也

答任行甫書

衰病益侵無足言者今有申府公狀及府公手

書爲乞保明申請休致煩爲投之仍計會申奏
一宗文字付之去人仍作來年正月押下申發
乃佳慕僚二書併以囑之矣又此休致文字不
知更要錄白繳申脚色之類否案中紙札及省
部亦應有合用常例悉煩問之此間者已批付
幹人依例支與幸呼來行之省部者得子細批
報爲佳

答任行甫書

休致文字極荷留念所以亟欲得之只爲欲因
赴省人帶行然亦不敢今到日即投計程未合

到須令正月下旬以後投之決不至爲州郡之累也今再有書懇文昌及託林推言之想必可得也錄白俟檢法看如何若須用即續寄去數日來頗有講論之樂恨賢者不聞之也

答任行甫書

熹病愈甚蓋是天意催促休致消息可見悠悠之論殊無所謂府公聞已許開正發文字而俞建安亦數爲游說又今再與書致懇此中初六七間有人入都須趁此前到此乃佳書中已說託建安及賢者面言幸早留念若難相見只建

照對本軍管下都昌縣入戶爲例送納本色木炭赴使司交納紹興十五年間使司行下每秤折納價錢一百五十文足續又每秤至二百六十文省契勘其炭係以絹稅紐折今來所納價錢比之折絹計多一倍以二委是太重民力不堪昨據入戶陳訴已曾具申使司乞納本色未蒙行下不免具申朝廷今准省節已送使司指定竊念本軍地狹民貧稅額偏重而折納炭錢比於納絹計增一倍以上比於本色計增三倍以上農桑之家本無錢送納累年委實困弊

欲望台慈仰體聖明勤恤民隱之意特賜詳酌
許依所乞送納本色不勝幸甚干冒白闕俯伏
俟罪

論木炭取利害荀子三

熹昨日伏蒙而論許賜行下究實都昌木炭價
錢利害特與蠲減仰見仁人君子所以愛民之
實不爲苟悅於一時而所以爲之計慮深遠如
此感幸歎息無以爲喻適準使帖謹已遵稟施
行續當條上然熹竊伏思之復有一說上可以
推廣台慈矜恤之惠而下不至於多失有司經

人之識度相越乃如此不免趕回且發去賀書
煩爲投之亦一面遣人去照武僉圓文字楷印
紙來俟到即發去未奉狀內有一書至林推今
亦且抽回只卷身仍煩取回俟有回便却付來
也

與楊子直書

熹一病沈綿遂不能起今遣人去下致仕文字
不知尚及拜受否也世間喻於義者則爲君子
喻於利者即是小人而近年一種議論乃欲周
旋於二者之間回互委曲費盡心機卒既不得

為君子而其為小人亦不索性亦可謂悞用其
心矣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惟老兄念之

與項平父書

熹老病死矣無復可言今漫遣人去下致仕文
字念公平生故人不可無數字之訣時論一變
盡言者得禍求全者得謗利害短長之間亦明
者所宜審處也

答張定叟書

熹昧於攝理百病交攻初亦只是常年脚氣而
根本已衰不能與病為敵遂至沈困日甚一日

今已無復生全之望亟上掛冠之請矣自惟平
生無所肖似雖不及趨拜先忠獻公幕府而荷
知遇之意不薄及遊兄伯仲間又以道義德業
相期於千載敬夫棄我而先已十餘年而熹今
衰病又如此則亦不得久留矣昨蒙朝廷不棄
累加收用訖無補報狼狽而歸方此省愆尚期
後效而時論一變中外震駭忠賢斥逐下及棗
布蓋近世所無有病中憤悶無聊悲歎累日顧
念踈遠言之無益竟不能發一語以效其愚適
會疾亟遂姑出此下計庶幾旦夕瞑目有以見

兄家父兄平生師友於地下耳此外尚何言哉
時事如此有識寒心默計中外群公威望隱然
忠義明白誰如吾定叟者異時扶傾補敗洪濟
艱難燾雖瞑目實不能不以此望於門下也更
願勉思今猷益求彊輔燕居深念恬養本原遠
耳目之細娛圖國家之大計此又區區所深望
也游誠之才力可及不但採荒一事得收置門
下異時儘有用處但亦更願兼收並蓄更得方
正嚴重有餘識遠慮可敬畏者參錯其間使勤
攻吾闕如崔州平法孝直之於孔明則天下之

事庶乎其可濟也承喻先正經解寶藏無恙今
謹封納其間頗有續記所聞處蓋亦疑而未定
之詞今固不容輒有增損不審尊意以為如何
也燾病甚不能作字口占布此氣已不相屬矣
即此末訣切望俯念愚言千萬自愛至懇至懇

答劉季章書

告老得謝固為甚幸而無狀之蹤乃復累及從
之方此踧踖不能自安忽得來書乃聞其計尤
深痛惜欲寄一書慰其子弟不知曾作何差遣
來有便幸批報也子壽憂悴殊可念近日樓大

防又已行遣一時流輩芟夷略盡其勢必從頭
別尋題目整頓一番聞鄉曰湖南所按吏有許
寃於朝者已下本路體量改正次第首見及矣
知在晉輔處相聚甚善可更勉其收拾身心向
裏用力不須向外枉費心神非唯無益當此時
節更生患害不可知鄉曰石刻及今所刊三冊
勸其且急收藏不可印出鄉後或欲更爲此舉
十萬痛止之也無疑志趣誠實但惜其橫起猜
疑自立界限不肯鄉上進步書中枉費心力分
疎

與黃直卿書

三月八日熹於人還得書知已至三山一行安
樂又知授學次第人益信向所示告文規約皆
佳深以爲慰今想愈成倫理凡百更宜加勉力
吾道之託在此者吾無憾矣衰病本自略有安
意爲俞夢達薦一張醫來用硝砂已豆等攻之
病遂大變比兩日愈甚將恐遂不可支吾泰兒
又遠在千里外諸事無分付處極以爲撓然凡
百已定只得安之耳異時諸子諸孫切望直卿
一一推誠力賜教誨使不大爲門戶之羞至祝

至祝恩老昏事餘千有許意彼所言禮書今爲用上有外家之嫌不可問也履之不來亦不濟事無人商量耳可便報之可且就直卿處折衷如向來喪禮詳略皆已得中矣臣禮一篇兼舊本今先附案一面整理其他并望參考條例以次脩成就諸處借來可校作兩樣本行道大小并附去并紙各千番可收也謙之公庶各煩致意不意遂成永訣各希珍重仁卿未行亦爲致意病昏且倦作字不成所懷千萬徒切悽黯不具

與陳建寧劄子

伏見本府夏稅小麥秋稅糯米除折錢外並納淨利錢聞之故老本府酒課舊來元係官權至宣政間故御史中丞翁公出鎮鄉邦始以官務煩費收息不多而民以私釀破業陷刑者不勝其衆於是申請罷去官務而會計一年酒課所入除米麥本柄官吏請給之外總計淨利若干均在二稅小麥糯米折錢數內別項送納民間遂得除去酒禁甚以為便但今竊詳淨利二字不見本是酒課之意竊慮將來官司不知本末或有再權之議欲望台慈詢究本末申明省部

將淨利二字改作酒息庶幾翁公所以惠于鄉
邦者垂於永久不勝幸甚

此事曲折舊見妻家尊長說及當時以鄉黨
親戚之故親見翁公措置此事至今為利中
間偶聞官司有再權之意因以此說告之得
寢其議然數年以來耆舊凋零已無知其說
者深慮日久無復稽考必有後患伏惟知府
尚書於姻戚間必嘗知其本末今又屈臨此
邦特賜台念幸甚幸甚

分原本乞給由子與納稅戶條目

一諸縣舊例每過二稅起催前期印造由子開
具逐戶產錢出入及合納稅物逐項數目給
付入戶以憑送納近年諸縣間有都不印給
由子致入戶無憑送納或有所納過多既成
虛費或有少欠些小又被追呼欲乞行下約
束依例及時印給

一諸縣入戶送納稅物官司交訖合給朱鈔縣
鈔即關主簿勾銷戶鈔即付入戶執照使人
戶免致重疊追呼搔擾近年諸縣間有受納
錢物不即印鈔即以鈔單給付入戶既無官

印不可行用及至追呼不為點對勘斷監納山谷細戶被害尤甚欲乞檢坐勅條行下約束諸縣倉庫交到人戶稅物一錢以上須管當日印給朱鈔令所納人當官交領不得似前只將鈔單脫賺人戶

一諸縣受納亦有即印鈔者又不即時關過簿廳已關過者主簿又不即時勾銷正簿雖承使府倉庫發下朱鈔亦是如此怠慢不即勾銷以致縣道妄行追呼人戶雖有執到戶鈔者又不與照應釋放及將鄉司案吏重作行

遣却將已納人決捷監繫追胥案吏誅求乞覓至有只欠三五十錢而所費十數千者甚者又遭送獄禁繫勘斷監納人不聊生欲乞檢坐勅條行下約束嚴責主簿須管依限勾銷其催稅官司如有人戶執到戶鈔即仰畫時疎放仍將鄉司案吏重行勘斷
右具如前並乞行下約束仍印小榜簡約其詞令人戶通知其有奉行違戾去處許人戶經赴使府陳訴將官吏重作行遣

與李彥中帳幹論賑濟劄子

示喻勸分之說足見仁人之心區區所慮蓋亦如此但閩中不敢數與外事前日但以船粟盡輸城中鄉落細民無所得食恐有他患不免以書扣府公久未得報未知竟如何但此說又與來喻浦城發米之說正相反恐不容自有異同竊意莫若邀率鄉里諸長上先次相與合議可行之策使城郭鄉村富民貧民皆無不便然後共以白於當路而施行之蓋此事利害稍廣非一夫之智所能獨決又筆札敷陳未必盡意不若面言之可究底蘊也但此事之行於富民必

不能無所不利但以救民之急不得不小有所忍權以濟事若爲富民計較太深則恐終無可行之策也告急朝廷丐糴鄰部恐亦不能有補吾鄉在重山複嶺之中朝廷縱有應副不識何路可以運致鄰部唯有廣東舩米可到泉福然彼中今年亦早近得福州知識書言之甚詳此固無可指準就使有之亦如何運得到此浦城之米想亦不能甚多發之無節恐山谷間細民飢餓將復有貽州郡諸司之憂者尤不可不深慮也度今城下惟有兩縣勸分之說須作措置

然亦且令愛惜得節接續長遠乃爲至策若乘
快督迫數日之間散盡所畜則無以爲後日之
計矣但上戶有米無米之實最爲難知若一槩
用產錢高下爲數此最不便顧恐今勢已迫不
暇詳細不免只用此法耳若說不拘多少勸諭
任其自糶則萬無是理也要須別有一法以核
其實乃佳耳浦城之米必不得已可就糶而不
可通販蓋就糶猶爲有限而通販則其出無窮
必須此縣而後已凡此數端恐可以禪商論之
未故略陳之不識高明以爲如何也

朱子大全卷之二十九

考異

與趙丞相書論桃廟世道消息

一作消長

Blank page with a large rectangular frame and vertical lines, possibly a table or a placeholder for text.

卷二十九

四

